

E-mail:hdzk@ycwb.com

葛亮：朴素而真诚的民间，充满了力量

“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辛波斯卡这句诗贯穿了葛亮新书《瓦猫》的始终。在这本新作中，他写匠人，更是写对过往时间的体认；写传承，更是写对传统文化的追忆。

葛亮的祖父葛康俞教授是著名艺术史学家，于抗战期间在四川江津凭借记忆完成了专著《据几曾看》，至今仍对中国古代书画研究有重要影响。因为祖父受损的手稿，葛亮偶然接触了“古籍修复师”这个行当，并亲身体会一本书被完整修复的全过程。这一经历感染了葛亮，启发他写下“匠人系列”首篇《书匠》。

日前，葛亮的最新小说《瓦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瓦猫》一书聚焦手艺人，其中涉及古籍修复师、理发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种。空间跨越三城三地，由南京、香港到昆明。时间跨度则从当代溯至西南联大时期，呈现出多元的叙事风格和气象。此次以“匠人”为故事之引，葛亮寻找的仍是人的尊严、执著与信仰，时代开阖变迁之际，人的遭遇与变革，一鳞一爪，是为匠作。

1978年生于南京的葛亮，近年来一直在香港读书、写作、授课。数年前，文学评论家黄子平就认为他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果然，随着他的《阿霞》《朱雀》《北鸢》《瓦猫》等作品一部部问世，《中国好书》文学类第一名、《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豆瓣年度中国文学第一名、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等奖项也纷纷袭来……

对写作，葛亮始终有自己的期待：“虽然很多人跟我说，文学包括传统艺术，都在走向式微，但是我依然觉得它们是审美最好的载体，参与这种审美空间所激发的想象建构过程，就是我在当下写作的意义所在。”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受访者提供



以匠人精神连接不同时代

羊城晚报：《瓦猫》一书的时间跨度从当代溯至西南联大时期，为什么会把“匠人故事”放置到那个时代去叙述？

葛亮：《瓦猫》我是希望通过这个篇章表达出我对“匠人”这个词另外一种理解：除了专注、打磨、韧性，匠人还象征了一种文化传统。

我非常幸运地发现了龙泉镇，这个瓦猫匠人世代聚居的古镇，它突然和中国最重要的一批精英知识分子所构建的人文版图连接在一起了。这种结合其实也是一种隐喻，因为无论是匠人还是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种人文理想，有职业上的持守和信仰，这种信仰可以将两者连接起来。

这种连接也将匠人精神升华了，成为我们人文传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自于民间的文化认同感，是非常具体和立体的。

羊城晚报：你在新作《瓦猫》中想呈现的匠人精神与当下热门的“工匠精神”有何异同？

葛亮：我觉得这还是一脉相承的。现在的工匠精神可能更侧重于对技艺的打磨，但在在我看来，匠人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就是因为实际上可以连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之间又有所交接。

人们容易产生一个固有的印象，觉得这种传统的匠人精神在现实语境中在走向式微，但是我走近这些匠人师傅，发现他们的状态要比我们想象的达观很多。而且各个工种由新变旧的过程，在我看来也不是简单的优胜劣汰，而是一种推陈出新，有不断的融通、交替和连接。

匠人精神也可以辐射到我们当下的每个人身上。在一个如此变动不居的时代，匠人精神可以让我们心里有所依恃，坚定地选择一件事并专注地去完成，这种精神对我们当下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对年轻一代。

羊城晚报：“民间”一直是你非常关注的写作对象，它有哪些闪光点？

葛亮：确实如此，我非常关注民间，我觉得民间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甚至也是我们人文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间有自己的发言方式，这种方式可能非常朴素，但同时也是非常真诚的，甚至是很有力量的。

在我看来，民间不仅仅是我们看待世界，也是叙述世界的一种方式。为什么罗曼·罗兰的《巨人传》非常动人，是因为他把所谓的大人物都当成常人来写，让我们每个读者都能产生共情。所以我倾向于将历史上的这些人，哪怕是曾经纵横捭阖、构建过历史轮廓的人，也当作常人来写，写出人之常情。

所有的人尽管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职业，在历史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但是他最后都要回归到人的本位上来，而这个本位一定是具有共情性的本位。

写作与研究构成一体两面

羊城晚报：你的写作起步比较早，而且一出手就得到文坛的肯定。写作对你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葛亮：我初期并没有把写作当作人生中一个主要的部分，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专业研究的一个实践过程。因为我的专业就是现代文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多作家、作品，而要想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体悟到作品的内核和他们创作的甘苦，写作实践是一个切入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写作。

一开始我还是倾向于做一个文学研究者的，但是开始写之后接连获得了一些奖项，这也是很重要的推动。一旦想去做一种体验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后续的动力，你可能又很快就回归到本位，我很幸运还能在

写作上继续坚持前行。

羊城晚报：你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怎样的期待？

葛亮：对当下文学处境的体认，可能是我还愿意去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很多人跟我说，文学，包括传统艺术，都处于一个式微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依然觉得它们在审美、时代共情上是最好的载体，甚至超越像电影这样的艺术表达方式。文字的审美空间更大，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想象。

当然，作为一个创作者，参与这个想象的建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所以我对自己的期待，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故事、或是勾勒一个人物，而是这个人、故事的存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可以让他再次想象和勾勒，并产生共情。这就是我在当下写作

的意义所在。

羊城晚报：那你会做一个全职的作家吗？

葛亮：暂时不会，因为本身研究者的身份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我之所以写作是我希望能够将心比心去体认一个创作者的甘苦和事业。反之其实研究本身对于我的写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补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在事实的创作者，包括我写匠人这个题材，我真的希望能够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那势必必要对他们进行一些相关的走访。

包括之前的写作，无论是《朱雀》还是《北鸢》，我都用了大量的时间去田野考察。我的写作和研究实际上构成了我日常工作的一体两面，两者并不是壁垒森严的，反而是互补的。

家族史一直在我的作品中

羊城晚报：有人说你有一颗“老灵魂”，但是从作品和访谈来看，感觉你更像有一颗“慢灵魂”。为何你总是偏爱旧时光、旧物、旧人？

葛亮：哈哈，“老灵魂”这个说法追溯起来都要到十多年前，主要是媒体提出来的，因为我当时确实很年轻，可能当时人们觉得我的年龄和作品存在一种反差。不过现在这种反差感也没有这么强烈了，这个标签也就慢慢淡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审美上确实更加倾向于一些有沉淀的东西。说到物的意义，实际上它可以作为一种时光或者说历史的遗存存在，但我觉得物更重更重一个意义是提醒，为我们抵抗遗忘。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不会特别追逐刚出来的东西，比如最新的电子产品，或者时下流行的App社交应用，也从来没有用过抖

音。上次新书的宣发，因为疫情我无法前往北京参加现场活动，我才开启了人生中第一次直播。而且也是在疫情期间第一次尝试上网课。

但是我并不排斥新生事物，因为在学校教书要跟学生交流，会主动学习一些关于大众文化的最新潮流、动向。经过那么多第一次的尝试，我发现所谓的新，也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在内容上依旧是以前的那些东西，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分享。像上次新书活动中舞蹈家王亚彬说的，她说她常常要面对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孤独，这个内心是很多创作者都要面对的。

羊城晚报：你的家人会对你的作品提出意见吗？

葛亮：会，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身处一些历史现场，我母亲个人的经验会帮我规避掉写作中涉

E-mail:hdzk@ycwb.com

【活色生香】谢晓 广州娱乐博主

从李亚鹏的原生家庭说起

相比亏欠了6亿还天天上节目通告、四处积极还债的罗永浩，李亚鹏其实只被法院判赔了4000万，他怎么会说出“走投无路”“要我跪下都可以”这样的话呢？

说来也巧，李亚鹏是我进入媒体行业早期认识的男演员之一。当时我策划了一个“四大花旦”与“四大小生”的系列对话，李亚鹏作为中国第一代偶像男演员，在拍完《将爱情进行到底》之后成了当时片酬最高的男演员，大家都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

他在采访中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成长故事。如果说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会影响他的性格及婚恋观，今天回想起来，我们或许能从中获得某些问题的答案。李亚鹏的外公凌兆华是国民党高官，在那个年代算是出身不好。他父亲叫李国林，是一名

机械工程师，母亲原名凌碧，是一名儿科大夫，后来改名叫张平，希望平平静静过一生。父亲在住院期间遇见母亲，很快结婚生子，从此有了李亚鹏的故事。

李亚鹏说自己这辈子最尊重的人就是父亲。父亲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当时写过一篇著名的怀念文章，文笔深情。李亚鹏8岁开始当父亲的小助手，拆装电器不在话下，自制航模参加比赛都是轻松拿奖，学习成绩也好。父亲每年都会与他长谈几次，属于比较开明的，在李亚鹏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都积极鼓励他。父母亲一辈子都很恩爱，大学时有一年回家，他一进门就看到坐在小椅子上的父亲在给母亲做面部按摩。

李亚鹏成长于这样的家庭，一直都很自信，充满了安全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冷静期

提到冷静期，似乎舆论多持复杂态度，屁股决定脑袋，害怕“冷静”破坏了自己这一生放荡不羁所爱的自由。不过这两天一个“冷静期”提议，受到了公众的普遍欢迎，尤其是那些深受“冲动消费”之害的人，就是健身卡冷静期。很多人感慨，这个太人性化了，在广告铺天盖地轮番轰炸制造诱惑、冲动、欲望的钱包围猎氛围下，在各种免密支付让人“智熄”的时候，为躁动输送了一种能量，避免沦为待割之韭菜。

是这么回事，近日《北京市休闲健身行业预付服务交易合同》公开征求意见，办理健身卡拟设7天冷静期。从公众的反馈看，真是苦健身卡久矣！办卡时踌躇满志，办卡后醉生梦死啊！有的说，健身本来就是贩卖一瞬间的梦想，我办的三年卡只是去洗了几次澡。

我支持健身卡冷静期，这是应有的人性化之举。什么叫人性化？就是考虑到人之为人的弱点、缺点和盲点，在制度设计上不是苛求人，在道德理性上去超越自身弱点，而是把人的局限性作为接受的

现实，在制度上进行规避。成年人不是巨婴，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自由的另一面就是承担后果，自己的选择，含泪也得担着。但健身卡这事儿，很多时候是被忽悠，当有些人把人性当韭菜、挖掘消费者弱点进行利用，且不是个案，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法律有必要通过让人冷静的方式捍卫市场交易公平。防范人性弱点被利用，此之谓人性化。

现在支付方式越来越快捷和无感，免密，快捷支付，绑定支付，各种“好像花的是别人的钱”的忽悠贷，手机一扫码就过去了，很多连响都不响一下，思考空间完全被商家主导的消费主义所窒息。支付场景烘托着一种“让人不假思索”的便捷，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让你“智熄”，让你掏钱，过去那种掏钱时的那种冷静都没有了，更需要“法定”冷静期安排。一个人头脑发热，那是个人的理性局限，但如果那是普遍问题，那就是普遍的理性局限了，不能靠个人“吃一堑长一智”去长记性。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徐渭论朱子

前两天购得一本《近思录》，读来觉得很多内容很有意思。不过，我们今天的读法是已经具备了启蒙以后的批判精神了，而这些文本本身，常常故意唱高调，语焉不详，或者以道学家的面目，无限上纲上线，以维护道统的所谓“纯洁性”。

读《徐渭集》，其中有《评朱子论东坡文》，非常精彩。今天看来，作为自由主义的画家、艺术家，徐渭（字文长）最不能容忍的是朱子的“伪装”——作为最“正宗”的儒者，对他认为不纯粹的儒

家思想都加以严格批评：“文公信件要中鹤，把定执板，只是要人说他是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不称他心，无过中必求有过，谷里插米，米里插虫……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朱老议论乃是盲者探索，拗者品评，酷者苛断。”

所谓“无布置”，文长认为朱熹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既喜爱佛教又喜爱老庄、同时也算是个经学家的苏轼，因为苏轼的那些超逸的文章是极有布置而又无布置痕迹的大手笔。朱熹的指责，显然是一种

缺乏鉴赏力的“盲者探索，拗者品评”，只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的吹毛求疵而已。除此之外，朱熹还是一个沽名钓誉之人，“只是要人说他是圣人”。让文长忍无可忍的是整天将“存天理，灭人欲”这些陈词滥调挂在嘴边的这位“文公”，完全没有任何人生的乐趣，这与文章写得好好、为人也有情趣的苏轼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明中叶江浙文人有一种自由的倾向，要求承认个人的选择，发扬个性。这篇小品文本身是文长真性情的彰露，是对程朱理学的死板苛刻的挑战。



【雪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侄女阿汶和新近加入公司的同事阿琳相处得很好，老是夸她智商高、情商高，让人如沐春风。

两人最近因公务而同赴泰国。一到曼谷，阿琳便邀阿汶去逛名牌护肤品商场，尽管阿汶并不好此道，但是，为了不扫兴，便与她结伴同行。阿琳说起护肤品，如数家珍，显然是包中“行家”。她告诉阿汶，护肤品包中共分三类，包括A级、B级和C级。A级护肤品

制极为细致，全然可以假乱真；B级护肤品制作认真，但在细微处可见破绽；C级护肤品是粗制滥造的成品，常见于街边的摊子。当然，三者的价格也有一定的差距。

阿琳买了一个A级护肤品包。她表示：在她陷落于人生的低谷时，有个好友，两肋插刀地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她双重的支持，将她从痛苦的泥潭拉出来。她说：“她是我恩人，我要好好感谢她。”阿琳感恩的方式，便是给她买个护肤品包。阿汶问道：“你会告诉她，这是护肤品吗？”阿

热气腾腾

□图/文 王闳九

晚上十一点多，超市买菜回家，发现路边还有一家小吃店热气腾腾。店面简陋，生意兴隆。小店新粉刷的老墙上挂着一个神龛，店主自己的梦想与新福不言而喻。不过，真正能让小百姓实现梦想的，是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

本栏目投稿邮箱：ycwbwyb@163.com

【横眉冷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老师，你讲的是什

这个学期一直在给大一的学生讲视觉传播。一次，下课后，有学生上来问，老师，你讲的是什

我说，我讲的是视觉传播呀。比如，我介绍摄影发明初期的一些有趣的状况。又比如，我讲视觉心理学的一般现象，包括著名的“似动现象”，等等。

学生点头，沉思了一会，坚持说，你讲的，究竟是什么？我严肃地说，我讲的是“视觉与传播”。我解释说，视觉，指的是一种观看；而传播，则指观看会如何呈现，怎样呈现。视觉传播，顾名思义，就

是关于观看及其呈现，以及其中可能的问题。我觉得我的解释已经很通俗了。但我看着学生的表情，有点茫然。

我在想其中的原因。听老师讲自己闻所未闻的事，听完了，就有所知道，这不是好事吗？难道要听知道的事？当然，我的讲解，不是“什么是什”的肯定模式，而是“什么可能是什”的讨论模式。我不回答诸如“什么是视觉”“什么是视觉传播”之类的问题，试图图解，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观看方式，以及这些观看方式所导致的不同的呈现。

的确，我承认，学生的问题让我有点郁闷。学生不问，为什么是这样？而是问，讲的是什么？而我明明一直在讲“什”，我期望学生能和我一起在这些“什”当中追寻曾经的真。结果是，学生问的居然是“什”！

或许，这是一种实际差异，所以传播出现了障碍？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是饮食，更是人生

刚出版的第2期《收获》刊载了葛亮的长篇小说《燕食记》，讲述的正是香港茶楼的兴衰。

葛亮在创作谈里说：“饮茶”和“点心”，是岭南饮食文化最为接近民生的部分。“前者是表，关乎情感与日常的仪式；后者是里，确实是给星人的‘好吃’所在。”《燕食记》中，“我”正准备做一个茶楼文化的投资项目，就听到香港百年老字号同庆楼将结业，又听说一帮老伙计为挽狂澜，盘下店面。而与家中长辈熟识、历经三朝的主厨荣师傅将退休了，“我”于是找上门去。陪在荣师傅身边的五举，曾是荣师傅最得意的弟子，是他“莲蓉”点心绝技的唯一传人。一次，五举去参加电视台的节目，与上海本帮菜馆“十八行”的女东凤行相恋，于是毅然离开荣师傅，也相约

不再使用从荣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在以后的数十年内，他协助岳父撑起一肩上海菜馆的家业。

饮食，是这部小说的切口，而时间和空间叠加流变所牵扯出的前史与往事记忆，与半个世纪以来，香港所经历的发展、机遇、危机、时代风云变迁密切相关。小说的叙述线索是师徒二人的思想流转，就如同“一盅两件”这极日常的点心一般，香港茶楼的流变，面临着恪守传统与求变创新的辩证与博弈，四面八方的影响，不断融合、碰撞。其中自然也有上海、岭南大地、东南亚的移民等种种迁徙聚散，生死幻灭，繁华散尽，而商贾政客、行会巨头的故事穿插其中，处处是香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细细描摹、肌理与土壤。中国人的平生，不能随随便便去的那些时空凝驻的情感，就尽付这悠悠往事、生动味蕾之中。